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九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九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九六冊目次

經部·禮類

禮記偶箋三卷

〔清〕萬斯大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四年萬福刻萬充宗先生經學五書本

.....一

曾子問講錄四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四〇

禮記詳說一百七十八卷(一)

〔清〕冉覲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七八

禮記偶箋三卷

〔清〕萬斯大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四年萬福刻

萬充宗先生經學五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偶箋

三卷》提要

序

萬子克宗作學禮質疑四方之士爭傳誦之以爲薛士隆陳君舉不及也已復著禮記偶箋及儀禮商周官辨非諸書勾稽穿穴考同訂異往往櫛比字句之微爬搔疏證以發古人之覆眞足爲先儒之諍友焉嘉淑每讀其書未嘗不歎其參訂之詳思慮之細裁識之精卓然度越于尋常也自昔兩漢能文之家皆原本經學推極六藝雖司馬長卿輩聲譽最高不得與仲舒劉向比繫晉魏以後詞章日盛而經學漸晦然自南北朝時兵戈相尋殆無暇晷疑于詩書道息而北朝人士辯論禮文儀節往往援據詳博非後人所及然後歎今之學者齒莽滅裂沾沾小文如秋潦之濫洳無當于江河之流是源是委也顧克宗嘗著春秋說百餘萬言哀然成集矣不戒于火而三禮則散文別帙散爲數書蓋其疏麟經也蓋叢諸家之文小列同異無使絀漏而已至于二戴之麗襍周官之訛謬正以儀禮之文而或缺或隱昔人稱譬書如掃落葉生千載之下以一已之心思智慮衡度而釐定之懼其多所未盡亦猶落葉之難除故隨所見書之畧成數種既精且詳矣若猶有未敢自信者克宗之爲學勤而且慎如此嗚呼此其所爲不可幾及者矣往余讀季本諸人所纂述下及何楷倜然離經畔道以傳會穿鑿爲能竊意六經自馬鄭以後更千餘年數

序

一

百家之推辯雖義理無窮而大指已盡今得克宗所解
駁皆先儒未發之秘洞若觀火而了無格闕乃知遺文
剩義要自無盡善讀書者自得之相證於千載之上無
不可也克宗屬余爲序余於六經尤無所窺見何繇推
述克宗之指歸且克宗年力甚富著述當亦日益多上
下古昔以羽翼六經未易測其涯涘袁本初稱鄭康成
以布衣雄世志不朽之盛事非一世之所擅彼本初者
何足以知康成哉輒爲之序以復克宗冀附克宗之書
以傳固不自知其固陋矣

歲在壬戌三月既望同學弟海昌陸嘉淑辛齋譔

序

二

禮記偶箋目錄

卷一

曲禮 二十條

檀弓 三十六條

卷二

王制 十一條

月令 十四條

曾子問 七條

文王世子 六條

禮器 四條

卷三

郊特牲 七條

內則 二條

玉藻 九條

明堂位 五條

喪服小記 二條

大傳 二條

少儀 四條

學記 二條

樂記 一條

雜記 五條

祭法 三條

祭義 一條

祭統 一條

深衣 三條

冠義 一條

鄉飲酒義 三條

射義 二條

聘義 一條

禮記偶箋目錄

二

禮記偶箋卷一

四明萬斯大克宗學

曲禮

七十曰老而傳

傳即儀禮所謂傳重也七十筋力已衰主祭之重不能勝任故傳之於子觀王制云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又云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則其不能主祭可以類推矣禮器記季孫之祭質明行事晏朝而退儀禮少牢特牲祭禮最為繁委七十者豈能勝乎或疑傳重主宗子言老而傳者不唯宗子予曰固也彼五十服官政大夫也如子言將人人必為大夫乎

禮記偶箋卷一

一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賜者上與下之稱諸家解為錫命非也錫命典禮賜物隨意三賜至再至三也玉藻云親在行禮於人稱父內則云不敢私與為人子而有車馬既貴顯矣其以父命賜物於人雖至再三亦不可及於車馬蓋車馬至重非他物比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與此同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文闕

此必其平日有孝慈仁弟信五者之實然後能有是稱若止是三賜不及車馬未可即為純孝人亦未必遂稱

之故愚謂五句之首當有闕文蓋此篇集他書要語成篇朱子謂大意相似而文多不屬是也

母踏席摳衣趨隅

此羣居升席之儀也王藻云登席不由前句為去為去為去是也羣居升席者皆不由前所以然者為恐踐席也下文云當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上指席端下指席末禮席升降皆正由上下鄉飲酒禮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賓升降皆自西方是也燕禮大射鄉射升降皆然羣席升既不由前亦不正由上下而由席隅蓋禮席一席一人羣居則一席四人以長幼為次升由上下則踐他人位是為踏席必從

禮記偶箋卷一

二

席隅升坐乃為得禮故戒之曰毋踏席復著其禮曰摳衣趨隅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孔疏因此文連請席何鄉遂謂平常布席如此禮席不然非也鄉飲酒禮介坐西南方而鄉東主人坐東南方而鄉西記云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註謂升由下降由上是東鄉西鄉以南為上也賓坐西北而南鄉其升降皆自西方以東西鄉者推之則西方為上可知矣又室中以奧為尊祭時太祖位與東鄉昭穆之位自西而東則南鄉北鄉共以西為上乎

冠母免

免如字謂常時不得免冠也舊說讀音問此喪冠矣人縱不循禮豈有無喪而肯服喪冠者乎

母絮羹母歆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歆醢主

人辭以羹

客絮羹四句正明所以不可絮羹歆醢之故言為客而絮羹歆醢主人即以此辭客將何以為情乎故不可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

堂而受命

朝服而命必拜而命下堂而受必拜而受孔子問人於他邦且再拜而送况君乎

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禮記偶箋卷一

三

孫為祖尸昭穆同也或問太廟合祭始祖祖羣祖皆有尸宜如何曰據祭統尸為祭者子行然合祭必取子行則昭穆有不應者祖尸必以孫然始祖又何從得孫唯取王族最尊行為始祖尸羣廟有孫取孫無孫取孫之孫行可矣指高祖之祖父二廟世遠未必有孫即取孫之孫昭穆同也大抵諸經言尸皆主祭父言不必泥也

二名不偏諱

謂二字為名者不偏主一字諱之也若主定一字諱一字不諱是為偏諱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儀禮聘禮記曰凡執玉無藉者襲此條蓋即是語而申

之有藉謂既聘而享束帛加璧璧在帛上如物有承藉然無藉謂執圭行聘特達無所藉按聘禮聘之日賈人取圭授上介上介授賓賓襲執圭入門左揖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公側襲受玉賓出公側授宰玉所謂無藉者襲也賓既出公賜而降賓乃賜奉束帛加璧享君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公受幣賓出所謂有藉者賜也古人冬月衣裘行禮有當賜時不得相因大抵禮盛則襲禮殺則賜故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克又曰服之襲也克美也裘之賜也見美也聘禮盛故襲享禮殺故賜按賜有與祖連言者見於詩見於孟子大都皆傲慢不恭之狀有與襲對言者見於聘禮之賓主見

禮記偶箋卷一

四

於曾子子游之弔而最詳於玉藻之篇大都皆行禮時文質相變之宜二者不得相混鄭氏註聘禮云賜者免上衣見賜衣凡禮賜者左註玉藻云賜衣之上復有衣袒而有衣曰賜賈疏云冬時親身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上有裘裘上有賜衣賜衣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賜者袒衿前上服見賜衣也襲者掩之孔疏云近體有袍襪之屬其外有裘裘上有賜衣賜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謂之襲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賜衣謂之賜說微不同皆不免與袒賜混愚考玉藻言諸裘皆言衣以賜之知裘外之衣謂之賜衣也又言裘之賜也見美也君在則賜盡飾也

夫臣之見君必朝服則賜衣即朝服矣即如既聘而享賓主必賜以將事則賜衣非禮服乎推此則凡裘外之賜衣皆禮服矣其謂之賜者何說文賜字从衣从易裘因事變衣因裘易也又賜有祖義古人禮服皆直領無衿裘上衣賜衣胸前襲色自然微露如袒者然是之謂見美是之謂盡飾故曰賜其襲奈何玉藻云服之襲也克美也夫其於賜曰襲之賜賜在裘外也於襲曰服之襲襲在賜外也賜衣見美盡飾而加衣以掩之使美充於內而不外見故曰襲然經不詳襲衣之制據說文釋襲爲左衽袍古唯大小斂之衣皆左衽生人左衽非聖人所許反復思之疑即深衣也古人禮服無衽中衣袍

禮記偶箋卷一

五

釋之屬有右衽未必有左衽唯深衣右衽在外當右旁左衽在內當左旁且衣裳相連全體深遠服之以掩蓋賜衣則美不外著又深衣篇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治擯相可以治軍旅其用至廣聘禮文事也擯相類也禮盛而服之以襲不亦可乎吾爲約而言曰冬時服裘裘上有賜衣加深衣則曰襲不加深衣則曰賜賜襲之解如是而已矣又賜襲專就襲說不兼葛說

大夫士見於國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諸侯之上大夫卿聘禮卿爲使者至彼國曰賓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此勞之是行聘享私親之後主君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問大夫訖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

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儀禮不言還辟此文補之

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按聘禮聘之日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辟即還辟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

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儀禮有觀禮無朝禮第就儀禮考之知朝觀只一事無二禮朝先而觀後耳何以言之觀禮於觀之日云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曲禮此經參之此時應有朝禮蓋觀禮行於廟廟在路寢東竊意是日天子

禮記偶箋卷一

六

將入廟受觀從路寢乘車而出諸公侯先侯於門外天子至寧下車而立諸公侯於是分班朝見以通姓名即所謂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也儀禮不具父之畧也已而天子入廟負斧依南面而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謂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即所謂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也朝先觀後通言之皆曰朝但臣之見君以北面為正故儀禮獨以觀名先儒信周官謂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見曰觀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孔疏更以為六服諸侯每服別分為四一分朝春

一分宗夏一分觀秋一分遇冬按郊特牲云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記曰唯詔於天子無北面如先儒說唯秋冬觀遇者行北面再拜春夏朝宗者止東西一立而退永無北面而朝之禮何以明君臣之義乎愚故以觀禮及此經為正周官宗遇辨見本條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

按此文即左傳所云不期而會曰遇也言兩君未及相期忽然道塗相見故曰遇非謂有期日而先期相見也舊說非

問士之富以車數對

士已食祿公朝不與齊民伍縱未有命車亦得自為之

禮記偶箋卷一

七

故問其富則以車數對見其家富者得多為車數未有定也若如舊說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則命車唯一而已數豈無定且又何以見其富乎

天子祭天地

周制子月祭天於郊午月祭地於社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是也郊在南郊祭法謂之太壇周官謂之圜丘社在北郊祭法謂之太折亦曰太社周官謂之方丘北郊他經不見觀禮所謂禮月於北門外是也詳見質疑

支子不祭

大傳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推此而言唯大宗得祭始

祖族人無遠近皆宗之繼高曾祖禰之小宗亦不得祭也高曾正適之宗得祭高曾庶祖禰正適之宗亦不得祭也鄭註庶子不祭祖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視下正猶為庶也得之矣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方氏謂禮言大饗有別月令季秋大饗帝禮器郊特牲大饗腥祀帝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祫祭先王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兩君相見之禮也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凡饗賓客之禮也先儒以此大饗為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愚考禮經祀

禮記偶箋卷一

八

帝祀先牲日皆卜此言不問卜乃指兩君相見及凡賓客之禮也賓客既行朝聘當饗即饗牲日皆不卜其言不饒富即左傳所云饗以訓恭儉之謂也舊說非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

按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合之此經知五等諸侯皆以圭為摯特有長短之差不得泥周官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之文反疑此經為畧贊詞為失也說詳周官辨非

禮弓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

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按此則墳與墓有別封土曰墳實土不封曰墓然既葬之後雖封土為墳通謂之墓可也防墓崩者所封之四尺因雨甚而崩非崩及兆域至見尸柩也考士喪禮筮宅家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是掘地為墳也墳深故其下棺也君用四綽二碑大夫二綽二碑士二綽無碑綽亦曰引葬時屬引懸棺而窆故墓無崩道其或有水潦冲轅直當改葬而不止於修故禮有改葬總之服豈有孔子於親墓崩及兆域第虛援古不修墓

禮記偶箋卷一

九

之言而置之者乎故知其所崩者四尺之封也

魯婦人之鬘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也

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鄆臧孫紇救鄆侵邾敗於狐貍國人逆喪者皆鬘魯於是乎始鬘據此是敗後鬘以逆喪非敗後相弔以鬘也特自此之後遂以鬘行弔耳故此本其始而言之若謂敗後相弔以鬘則夫死之婦自哀不暇遑及弔人夫存又不必婦人行弔故當通左傳解方不泥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祥禫之說鄭玄主異月王肅主同月今按此條及前朝祥暮歌孔子謂踰月則善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正

合是篇所云祥而縞是月禪徒月樂及三年問所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王肅之言爲可據士虞禮問傳皆言中月而禪謂禪在祥月中也卽令喪事先遠日祥或在下旬然祥後卽禪亦不害爲中月鄭乃據喪服小記中一以上學記中年考校兩文釋中爲間遂定爲二十七月而後世因之不思三年問一篇出於荀子荀子周人也二十五月之言必非無據奈何與之相背乎然先儒多知二十七月之不合於經而不敢昌言正之其親喪寧厚且相沿已久不能卒變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設設設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子張之喪公明儀爲

禮記偶箋卷一

十

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志記也若今墓志然飾棺之物孔氏顓孫氏主之非公西赤公明儀爲之也按喪大記大夫之喪畫帷黻襲畫襲各二披前纁後玄士布帷畫襲二二披用纁孔子爲大夫子張爲士循周制可也况從周固夫子之志乃用夏殷之飾胡爲乎意當時之人疑聖賢之喪必有異遂訛傳以爲然記者因而志之耳

經也者實也

此明經之義實者誠信之謂也人子於親喪附身附棺必誠必信故因經著義欲人之顧名而自盡也

及葬毀宗躡行出於大門殷道也

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簷可也改塗可也按此文毀宗卽壞廟也下篇云殷朝而殯於祖又云殷練而祔卽祔於此祖殷之葬期不見於經或卽在練時毀宗以出者示將遷祔也其出必從廟門舊說謂毀牆而出非也前此朝祖業從廟門入今日仍從廟門出何害於禮

子思之母死於衛

舊說伯魚死其妻改適於衛此妄說也伯魚之死年幾五十其妻亦既衰况上有聖舅下有賢子豈比窮民無告者而至有改適之事乎故知妄也謂孔子子思皆出妻亦然

禮記偶箋卷一

士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設飾以明衣裳衣尸也始死身上無衣唯覆斂衾至此乃有飾故曰設飾按士喪禮始死卽復楔齒綴足設奠於尸東遂帷堂以未沐浴尸身未加明衣也既帷堂主人命赴入坐於床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俛床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是卽始死時之位夫婦未嘗亂也仲梁之言何據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明器鬼器也當虛祭器人

器也。當實宋殷之後，當用祭器。此醴醢百甕，曾子謂爲明器。要知襄公非不用祭器，必其侈張過制，於祭器常數之外，又用明器而實以醴醢，是不知明器祭器之有別也。故曾子議之，其侈不合禮，卽此可見。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尙行夫子之志乎哉？註疏云：「封高四尺，此因防墓封崇四尺，謂葬孔子亦高四尺也。竊恐未然，板廣二尺，三板凡六尺，周禮大夫制。」

禮記偶箋卷一

主

也。孔子爲大夫，正當六尺。若斧者，南北壁立，東西陵遲，上狹下舒，若斧形，板施於南北。

復梓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

按士喪禮，復與櫛齒綴足，絕氣卽行之。設飾指沐浴後，設明衣裳一事，設飾後乃飯，以士喪禮序言之，復櫛齒綴足最先，帷堂次之，設飾次之，飯又次之，言並作者，謂並作於一日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按士喪禮，將葬，旣井，樽工獻材於殯門外。此云既殯，旬而布之者，先布而乾之，至葬方可用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此極形容孝子思慕迫切之情，言其哭無時者，其心若使父母必知之，庶幾其反而還也。其疑辭。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棺一。

梓棺二，四者皆周。

水兕革棺并厚三寸。孔疏云：「各厚三寸，非也。此天子親身之棺外，加梓四寸，梓卽槨棺也。又加屬棺六寸，大棺八寸，二棺卽梓棺也。」見喪大記。凡四重，其厚二尺一寸。諸侯無革棺，觀上章云：「君卽位而爲梓，又曾子問云：『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梓從，皆不言有革棺，可見。』」

柏梓以端長六尺。

此天子之梓也。據上文天子之棺四重，厚二尺一寸，是

禮記偶箋卷一

主

上下左右皆合得四尺二寸。又據喪大記：「小斂，君衣十九稱，大斂，君衣百稱，則天子當益多。」棺中容尸，須寬廣得四五尺，是棺之上下左右高廣且八九尺矣。而又人身長短，中人不下七尺。尺言周，衣服包裹當又加長棺之前後兩和，合得四尺二寸，并容尸身八九尺，當共長一丈三四尺。夫以長一丈三四尺，高廣八九尺之棺，而柏梓止長六尺，不知如何用之，不可考也。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

適長殯車一乘。

此送葬之車，卽士喪禮所謂乘車載皮弁服纓轡貝勒，懸於衡道車，載朝服棄車載綈笏之車也。以其爲送葬

之車故亦曰遣車。雜記曰：遣車視牢，具言其多寡之數。視朝聘時，主國相待之牢，其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故此下文云：國君七介，遣車七乘，大夫五介，遣車五乘。介，通書一介，臣中庸作一个，臣可見。凡禮儀降殺以兩，大夫五則士當三，故士喪禮車三乘也。按士喪禮，將葬，柩朝於祖，薦車薦馬，遣奠後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於門外，及行，茵也，明器先車從於後。苞者，何柩行時取遣奠牲下體，包之以葦，記云：葦苞長三尺，一編是也。棺既下，壙贈畢，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簣於旁。舊說謂遣車以載遣奠苞牲體得名，且泥雜記遣車視牢，具置於四隅之文，謂遣車之制甚小，載苞置於梓

禮記偶箋卷一

古

之四隅，夫甚小之車，豈能容三尺之苞，而苞之不以車載，喪禮業有明文，且藏於梓旁，並不於四隅，蓋不知下文孔子所謂塗車，乃從葬之車，而謬以遣車當之也。餘詳下文及雜記篇。

季武子寢疾

云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按春秋書季武子之卒，在魯昭公七年。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至此方十七歲。曾點之年，史記不著論語，四子侍坐以齒爲序，點居子路下。子路少孔子九歲，時方八歲，點當益幼矣。倚門而歌，必無此事，卽有之，亦是兒戲，乃欲據以言狂，何邪？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辭謂告以有殯斂之事，非辭之使去弔者，亦不因辭而去也。畢事乃出拜之。按士喪禮，小斂於戶內，奉尸俛於堂，主人降西階拜賓。大斂時，有大夫則告既斂，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後至者，卽當事而至者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

按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謂往拜謝弔也。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註云：拜君命及衆賓所乘是也。此言公弔之必有拜者，正指往拜然。衆賓亦往拜而獨言公者，喪家有主，後君與衆賓之弔皆當往拜，若無主，後則攝主，但往拜君弔而衆賓不往拜也。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主，雜記曰：無族人則前後家東西家或里

禮記偶箋卷一

主

尹主之，故此言朋友州里舍人可也。檀弓：孔子哭伯高，子貢爲主，且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則來弔而有拜者，自不必言，但攝主於來弔者，君與衆賓皆拜，往拜則不及衆賓耳。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攬由左。

按禮君臨臣喪，必升自阼階，君自爲主，臣不敢有其室也。子游攬，請事也。士喪禮：公賔攬者，出請事故，知弔亦請事由左。尊君也，不敢以賓禮待君也。然觀雜記云：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似凡喪攬皆由左，而由右始於泄柳之徒，然則子游之由左，何以特誌之乎？蓋君弔則攬當由左。

賓弔則擯當由右。當時君弱臣強。君弔擯亦由右。而子游獨由左。故美而志之。泄柳之由左。殆因當時美子游之由左。遂以爲賓弔亦當然。相沿而失之耳。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按士喪禮。既殯朝夕哭。婦人卽位於堂南上。哭無帷殯之文。敬姜賢婦。以遠嫌。帷殯無乖禮意。故不曰非禮。而曰非古。

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按士喪禮。主人親舍尸。左袒。舍畢。襲小斂訖。袒奉尸俛於堂。襲將大斂。袒斂於棺。卒塗襲。將葬。故殯和朝於祖。襲載柩。袒卒束襲。將袒袒既袒。襲柩行。袒出宮。襲將窆。

禮記偶箋卷一

大

屬引袒之訖。襲又君視斂。君則皆袒。畢事襲。此言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者。蓋喪中有事。則哀加甚。事過則哀少殺。而袒襲因之。然其所以袒者。以便於行事。遂因以爲節耳。此與楊襲不同。亦與袒楊不同。楊襲指襲外之衣。見袒楊則袒去襲外之楊衣。而全露其裘。故楊襲爲行禮質文之變。而袒楊爲傲慢無禮之容也。此喪中之袒。則捲起衣袂而露其臂。襲則掩之。蓋孝子未成服。衣深衣。成服衣袂皆二尺二寸。不袒則妨於治事。射儀之袒襲。祭及養老。割牲之袒皆然。觀禮之有肉袒。乃自右袒去朝服也。士虞禮之鈎袒。乃以手指鈎其袂而起之也。此二者與諸袒有異。亦不可混袒楊說。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哕而葬。

按王制云。周人弁而祭。殷人哕而祭。祭交神之事。吉禮也。今葬亦首加弁。嫌過近於吉。故仍加麻。經於首而要葛帶。不純凶。亦不純吉。曰與神交之道。何也。親始死。有尸既殯。有柩。葬則尸柩俱歸於無迎。精而反祭之宗廟。以鬼享之。觀而神之。自此而始。服祭服之弁。而以神道事其親。故曰與神交之道也。舊說解爲山川之神者。非。

葬於北方。北方首三代之遠禮也。之幽之故也。

古者井田制。行民皆族葬。故孟子云。死徙無出鄉。王制云。墓地不請。所謂北方。北方首亦就其鄉之北耳。下文趙

禮記偶箋卷一

七

文子觀於九京。豈九京亦在晉國之北。諸大夫皆於此葬乎。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

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

末有所歸也。

按雜記。唯士葬與卒哭同月。天子至大夫卒哭皆後葬。二月先儒謂虞祭間日舉。唯可言於士禮考之。春秋葬必柔日。葬日虞故。士虞禮云。虞用柔日也。問一日再虞。又問一日三虞。皆柔日。三虞之次日剛日也。乃卒哭。卒哭之明日。乃耐。三虞卒哭。附祭三日。接續行事。故曰其

禮記偶箋卷一

大

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變謂喪祭變為吉祭也先儒釋變為變禮固非謂三虞與卒哭皆用剛日唯卒哭與祔祭連接亦非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曰哀薦祔事又曰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夫言再虞皆如初則皆字包三虞立文以上文未及三虞故下復言三虞以足之三虞二字不連卒哭讀卒哭他用剛日謂卒哭別用剛日也且卒哭祝辭曰哀薦成事正與此經卒哭曰成事合先儒連三虞卒哭為句謂同用剛日則虞祭亦可曰成事矣不疑與此經戾乎祔於祖父祔主于祖廟也上文云重主道也足知天子至大夫士始死必有重主微必有主先儒因士喪士虞及特牲少牢諸禮皆不言主遂謂天子諸侯有主大夫士無之彼孔悝去國猶載祔以行無主何以有祔祔主以諸禮之不言主特文不具耳因此而謂大夫士無主然則大戴禮諸侯遷廟第言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祔不言奉主將謂諸侯亦無主乎主既祔則主藏於廟三年喪畢諸侯則遷死者之高祖於祔遷死者之祖於高祖之廟而死者之主正位於祖廟不拘昭穆皆然大夫士則祖與高祖同廟異室喪畢遷高祖之主而祖主遷於高祖之室死者之主正位於祖室不拘昭穆皆然先儒謂祔後主反於寢上篇云喪事有進而無退坊記亦云喪禮每加以遠考士虞禮將

且而祔則薦薦餞也既餞而祔於祖矣復反於寢既進而退自遠而近有是理乎

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芻靈畧似人形塗車畧似車形故可從葬觀此則知以遺車為從葬者皆妄也古用芻靈後易為俑孔子善芻靈而不仁侑知後世非皆用俑也蓋有之耳

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個遺車五乘

介通介者諸侯相朝大夫出聘從行之介也雜記遺車視牢具而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是牢具之數又視乎其介故此言介不言牢該之也士不言其數以大夫差之三乘可知孔疏謂天子之士三乘

禮記偶箋卷一

九

諸侯之士無遺車蓋泥於以遺車為載苞從葬之車而士喪禮無之故為此說不知禮之降殺以兩止就天子諸侯大夫士大段差之不屑屑也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愔愔斯

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據本文是哀樂相生之序但此章是論喪禮之踊上文云辟踊哀之至也哀親之死豈因樂極而生乎諸家紛紛其說未悟斯旨孔疏云鄭康成諸本亦有無舞斯愔一句者而劉氏欲於猶斯舞之下增矣字而刪舞斯愔三字即孔疏意此為可從蓋上文固言愔哀之變也此

言辟踊始於慍方與哀死意合

子卯不樂

註疏取桀紂死日爲說漢書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愚謂二說當相備十二支相刑不但子卯獨忌子卯者更值夏殷亡日也若專指夏殷亡日不應因甲子乙卯兩日盡子卯而忌之也

衛柳莊死獻公與之邑襄氏與縣潘氏

縣如字不音玄蓋襄氏邑名潘氏縣名也

季康子之母死般請以機封公肩假曰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

禮記偶箋卷一

三

乎噫

公肩假謂般爾欲以人母試已之巧則豈不得以人之母試已之巧卽有病於爾乎諸說未合

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

云

入保者句斷息曰二字連蓋禺人太息而言也負杖入保者老人避兵入保城邑者也禺人見之長噓鼻息而言如今人胸中忿恨噓氣爲聲聲從鼻出故曰息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

鐸以命於官曰舍故而諱新

京山郝氏曰故謂名新謂諡舍故諱新謂舍舊日之名而稱新諡以諱之也愚按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

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其敖乎對曰先君獻

武之諱也考史記獻公隱公之高祖武公隱公之曾祖

范獻子聘魯在昭公二十二年獻公至昭公已十二世

武公已十一世時猶諱具敖京山說是也舊說以故爲

高祖之父當遷者非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

其祀勿其人

百祀百年也木過百年堅老可爲棺材廢祀廢山澤之祀也廢祀勿人姑爲之令而已究屬可疑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

禮記偶箋卷一

三

妹亦如之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

按總衰四升有半布細而疏喪服傳列小功之首唯諸

侯之大夫爲天子服之五服親族無用此者叔仲皮從

學於泄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素知禮爲之服斬衰絞

經時俗尙輕微妻爲夫有服總衰環經者皮之弟衍拘

於俗見請於子柳欲令皮妻易服總衰環經且云昔吾

喪姑姊妹亦如此無我禁者是不知總衰非姑姊妹之

服并不知妻之爲夫更不同於姑姊妹也失禮已甚故

子柳不答衍不悟其非退使皮妻改服總衰而環經舊

解非

孔子曰衛人之附也離之魯人之附也合之善夫